

如金之甘口。
如花之媚目。
如酒之醉心。
更如奇珍异玩
易肺涂肠。
烟水散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十大禁书

九尾龟_下

〔清〕张春帆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九尾龟下册

第一百二十四回	王素秋家庭翻醋瓮 康己生中葦咏新台	 (755)
第一百二十五回	闹花厅白昼敦伦 闯深闺黄昏惊梦	 (760)
第一百二十六回	感风寒中丞卧病 乱人伦令子宣劳	 (765)
第一百二十七回	锡佳名注释九尾龟 写牢骚演说烟花史	 (771)
第一百二十八回	换桃符阳春回大地 喧爆竹风雪度残年	 (776)
第一百二十九回	假漂帐嫖客行权 真索债信人受骗	 (781)
第一百三十回	享温柔误入销金窟 敲竹杠偏遇守财奴	 (786)
第一百三十一回	聚家庭天伦全乐事 度残年骨肉庆团圆	 (791)
第一百三十二回	设华筵良朋守岁 兜喜神名妓迎春	 (796)

第一百三十三回	让房间安心慢客 受讥评当面坍台	(801)
第一百三十四回	忍恶气冤桶无颜 遭白眼瘟生致病	(806)
第一百三十五回	发电信开函惊老母 抱不平疗病出奇方	(811)
第一百三十六回	抱沉疴三宵占勿药 起乡心千里整归装	(816)
第一百三十七回	讲嫖经名士高谈 打茶围瘟生吃醋	(821)
第一百三十八回	洪素卿味良施巧计 章秋谷谈笑破奸谋	(827)
第一百三十九回	闯房间痛骂滑头 驱恩客难为名妓	(832)
第一百四十回	感良朋深交铭肺腑 论时艰极目痛山河	(837)
第一百四十一回	恨天涯深闺挥别泪 折将离南浦送檀郎	(842)
第一百四十二回	出吴淞离怀随逝水 走津沽壮志破长风	(847)
第一百四十三回	金观察夜走宝华班 章秋谷重到侯家后	(852)
第一百四十四回	舞衫歌扇清夜无愁 大道青楼良宵载酒	(857)
第一百四十五回	走章台良宵开夜宴 入花丛蓦地遇无盐	(862)
第一百四十六回	论交涉清言讥俗吏 纵微辞谈笑说官场	(868)

第一百四十七回	演活剧刻意绘春情 傲淫风当场飞黑索	(874)
第一百四十八回	印深情软语留春 谐好事平康选梦	(879)
第一百四十九回	遇秋娘一箭贯双雕 卖丰姿春风描倩影	(885)
第一百五十回	矢从良缠绵倾肺腑 悲身世老大感年华	(890)
第一百五十一回	两调头翡翠共移巢 三鼎足鸳鸯齐比翼	(896)
第一百五十二回	循旧例双美拥檀郎 闹相公新知结幽愫	(901)
第一百五十三回	中和园书生听戏 升平班观察开筵	(907)
第一百五十四回	吃大菜安心寻绮梦 走歧途着意访名姝	(912)
第一百五十五回	访天台三士入桃源 定花榜群芳登上第	(917)
第一百五十六回	饯长亭良朋悲远别 脱火坑名士作冰人	(923)
第一百五十七回	解腰缠豪情成义举 翻醋瓮冷语试深心	(928)
第一百五十八回	逢醉鬼狭路动干戈 数前尘花丛谈掌故	(933)
第一百五十九回	范彩霞歌夏观盛里 陆丽娟独游味莼园	(938)
第一百六十回	吊膀子淫伶得意 闹包厢戏馆争风	(943)

第一百六十一回	双泼醋当场争口舌 单相思狭路劫伶人	(948)
第一百六十二回	杜春心严亲怜少子 困债台名妓叹穷途	(953)
第一百六十三回	逢旧侍深宵谈秘戏 索新通软语媚干娘	(958)
第一百六十四回	逼残年俏人借债 丧良心小子探囊	(963)
第一百六十五回	逐香尘游春驰绮陌 骋飞车奋勇捉瘟生	(968)
第一百六十六回	巧机关深谋排陷阱 奇遇合豪客入牢笼	(973)
第一百六十七回	蓄深心连环施妙策 狙缠头反扑出奇文	(978)
第一百六十八回	假缠绵爱语稳痴人 真懊恼芳心乖宿愿	(983)
第一百六十九回	阻观光无端婴小极 喜同心着意护檀郎	(988)
第一百七十回	发清言高论寄牢骚 访桃源良朋联伴侣	(993)
第一百七十一回	证心期三生传慧业 听眉语一晌醉风情	(998)
第一百七十二回	赋皇华小星随使节 开绮席大尉遇佳人	(1003)
第一百七十三回	慰离总倾心结幽愫 上手本屈膝拜红裙	(1008)
第一百七十四回	暮夜金奸奴行重贿 美人计相国赠明珠	(1013)

- 第一百七十五回 联中外名妓说英雄 (1018)
 闹平康宵人张虐焰
- 第一百七十六回 杀风景恶客试尊拳 (1023)
 弃尘寰佳人悲薄命
- 第一百七十七回 罡风无赖折柳摧花 (1028)
 眉语彷徨双心一抹
- 第一百七十八回 渡银河秋娘联旧好 (1033)
 谐凤侣名士结新欢
- 第一百七十九回 真阅历发明攻战术 (1038)
 正比例研究床第谈
- 第一百八十回 忆前尘同游钓鱼巷 (1044)
 怀旧事重访莫愁湖
- 第一百八十一回 吃花酒駿儒得意 (1048)
 入乡闹词客观光
- 第一百八十二回 闹新闻撞墙翻瓦罐 (1053)
 洒霜毫论史出奇文
- 第一百八十三回 传急电游子还乡 (1060)
 开花榜庸奴得赂
- 第一百八十四回 挥别泪红杏嫁东风 (1065)
 讶奇遇仙云吐华月
- 第一百八十五回 辛修甫良宵逢旧识 (1070)
 汤娟娘薄命堕风尘
- 第一百八十六回 证前因深情结遥誓 (1075)
 出奇计险语试倾城
- 第一百八十七回 甘同梦永夜听鸡声 (1081)
 困洪波长堤成漏泽
- 第一百八十八回 悯哀鸿仁人兴义举 (1087)
 泛明湖好景人诗囊

- 第一百八十九回 吞存款市侩昧良 萎慈萱北堂弃养 (1093)
- 第一百九十回 章秋谷闭门守制 祁祖云挟忿兴谣 (1099)
- 第一百九十一回 救灾黎大开赛珍会 放焰火普照不夜城 (1105)
- 第一百九十二回 阻星期曲房惊好梦 行酒令东阁宴嘉宾 (1115)

第一百二十四回 王素秋家庭翻醋瓮 康己生中葦咏新台

且说康大姑太太和康二姑太太听了章秋谷的话儿，免不得也谢他几句；一面偷转秋波，细细的打量他们两个。看着这样的两个少年男子，一个是玉山朗朗，华彩非常；一个是琪树亭亭，丰姿照夜。杨慕陶生得虽然俊俏，和他们两个人立在一起，就觉得差了好些。康姑太太看了又看，不觉心上狠有些儿羡慕的意思，便把两对秋波只顾望着秋谷、春树这边溜来。秋谷虽然看见，却故意别过头去和春树说话。

只听得杨慕陶问着康姑太太道：“方才那一班流氓，究竟是你们的什么人？你们为什么都这样怕他？”康姑太太还没有开口，章秋谷早接着讲道：“你这个人真是有些糊涂。这班宝货那里有什么好人，无非总是大家赌气赌出来的事情，你又何必去问他！”康姑太太听了这几句话儿不觉面上一红，低下头去。杨慕陶听了也不觉恍然大悟，心中彻底皆明。暗想我这个人怎么这样糊里糊涂，一时竟想不出来。

章秋谷说了几句闲话，便立起身来对着康姑太太讲道：“他们那班人都不是什么好货，今天吃了下风，一定要想着法儿来报复你们的。不如今天就把这几间房子还了房东，随后慢慢的再找地方，觉得妥当些儿。你们的意思看怎么样？”杨慕陶听了连连答应。康姑太太见秋谷同着春树立起身来要走，心上未免有情，明知道留不住的，只得起身相送。横波一瞥，脉脉含情，看着贡春树、章秋谷两个人出门走了，方才回身进来。

果然听着章秋谷的话儿，立刻把房子还了房东。有些动用器具没有安放的地方，便和房主人说明了，暂时寄放。好在房租已经付到月底，这些器具暂时存放一下也不要紧。料理了一回，又和杨慕陶说了几句话儿，叫他在外面另寻房子。杨慕陶答应了，便起身先走。

康大姑太太和康二姑太太便也慢慢的回到虹口康公馆来。刚刚走到花厅，就听得里面有许多人的声音在那里吵闹，又夹着些女子的哭声。康姑太太听了，心上甚是疑惑，不知道闹的什么事儿，便连忙赶过去看。急急忙忙的走过一重院子，那吵嚷的声音直钻进耳朵里来，听得十分真切。只听得大姨太太的声气在那里哭着乱嚷道：“你这样一把年纪，还是这样的不要脸，成天的和那些娘姨、大姐拉拉扯扯的混闹。这还不必讲他。如今索性连自己的媳妇也要拉拉扯扯起来，那里还像个人家！我虽然是堂子里头出身，眼睛里头却从来没有看见你们这样的一家人家，不论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都是嘻嘻哈哈的没有一点儿规矩。”一面说着，又有许多丫鬟娘姨的声音，七张八嘴的劝道：“大姨太太，不要气坏了自己的身体，有话好好的讲就是了。”

康姑太太听了，见闹得这般利害，连忙走进去看时，只见那位大姨太太紧紧的一把揪住了康中丞的胸前衣服，把头往康中丞身上乱撞；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口口声声的只说：“你把绳子来勒死了我，省得在你面前讨你的厌！”康中丞被这位大姨太太一阵的乱揪乱扭，弄得没了主意，只说：“你放了手，有话好好的讲。如今做出这个样儿来，给大家看了算什么样儿！”大姨太太那里肯放，只滚得髻鬟散乱，粉黛模糊，那流下来的涕泪，连康中丞的花白胡须上也沾了好些，身上的衣服更湿了一大升。七八个丫头、娘姨在旁边拉着，也拉不开来。康中丞虽然着急，却又无可奈何。

康姑太太见了这般模样，心上狠有些怪着大姨太太不应该闹到这步田地。便抢步上去，一边一个拉开了大姨太太，捺他坐下，口

中说道：“什么事儿，闹得这样天翻地覆的？且把这件事儿讲给我们听听。”大姨太太听了，便又在椅子上立起身来，含着一泡眼泪告诉康姑太太道：“他这样的一把年纪，也是五十几岁、将及六十岁的人了，还是这样的没正经；在别人身上也还罢了，自己的媳妇也和他眉来眼去的，做出那种贼形怪状来。我看在眼睛里头已经不是一天了，劝了他几次，他只当没有听见。今天索性两个人在内书房里头动手动脚起来。我走进去说了几句，他不但不听，倒反和我横跳一丈，竖跳八尺的闹起来。你们想想，可有这般道理？”

康姑太太听了正在沉吟，康中丞觉得脸上过不去，便连忙说道：“没有这件事情。我不过和二少奶奶说了几句话儿，他一时看错，就和我闹起来。”大姨太太听了，又抢过来拉着康中丞的衣袖说道：“你没有这件事情，是我冤枉你的？我和你当天发一个誓好不好！”康姑太太见了，连忙分开了大姨太太的手，劝他道：“你不必这般生气，凡事只好忍耐些儿。就算果然真有这件事情，你也不便这般吵闹，传出去给人知道，我们这样人家将来还有什么脸见人？”大姨太太听了，一时说不出什么话来，只得说道：“我的意思，原想不要闹出来的，无奈我只说了一句，他倒瞪着眼睛、提起喉咙和我寻事，把我的气提了上来，方才和他翻脸的。你们想想，究竟是我不是还是他的不是？”康姑太太道：“自然是他的不是，那里有派你不是的道理？但是这样的事情传了出去，也没有什么好听，还是好好的劝劝他才是。”

大姨太太听了，觉得这几句话儿说得不错。况且平日之间，大姨太太不怕别人，见了这两位姑太太心酸口辣，说又说得出，做又做得出，心上狠有些馁他。更兼这件事情，仔细想起来实在是自己性急了些，不该闹得合府皆知的，便也只得点头说好。康姑太太又安慰了他一回，又劝说了康中丞几句。康中丞也没有话说。

康姑太太正要回到自己房间里去，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便问：“二少奶奶到那里去了？”康中丞道：“他只说我们有意和他过不去，

当时就坐着马车走回娘家去了。”康姑太太想了一想道：“这件事情不妥当。无论这个事儿的有没有，始终没有什么凭据，回来他叫了娘家的人出来和我们讲起理来，只说我们污蔑他的名节，那时又该怎样呢？”康中丞听了也把手一拍道：“这个话儿不错。该应怎么的一个说法呢？只好请你们两位和我想个法儿的了！”康大姑太太听了，低着头沉吟一会道：“据我看来，不如立刻派个人去和他讲明白了，说刚才大姨太太的话儿不是说他，他不要认错了。一则过过他的面子，二则总算和他赔个礼儿。只要他面上过得去，自然也就罢了。”康中丞道：“这个主意虽然不错，却派那一个去说呢？要是派个不会说话的人去，万一说僵了，更不好。”说着，想了一想，便对康姑太太说道：“这个媒人，本来是你们二位做的，只好请你们两位去走一趟的了。”康姑太太听了，义不容辞，只得点头应允。

康中丞道：“要去这个时候就去。要是迟到明天，他们那里有人先来说话，我们这边的话儿就难讲了。”康姑太太听了，便走回自己房间去打扮了一回，两个人坐着马车，去了多时方才回来。

康中丞见他们来了，分外关心，连忙问他们怎么样。康姑太太笑道：“费了我们两个人许多唇舌，他们方才没有话说。只说留他在家里头住上几日，再打发他回来”康中丞听了，便立起身来，朝着他们两个深深打了一拱，口中说道：“一切费心得狠。”康大姑太太和康二姑太太见了康中丞这般形景，忍不住“格格”的笑，还了一个万福道：“我们自己人，还说这个么！”说着坐了一回，便都走了出去。

康中丞见房里头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少不得要在大姨太太面前做个矮人，陪个不是。大姨太太起先背过脸去，不肯理他。康中丞左打一拱，右打一拱的，口中说了许多软话，方才把大姨太太的气骗了下来，“嗤”的笑了一声道：“你不用在我面前做这般的腔调。我不是喜欢这个样儿的！”康中丞见他笑了，心上方才高兴，便想出许多说话来骗他。

大姨太太见他这样的陪小心，便故意问道：“你不要对着我花言巧语，你只和我实说，你和他究竟上过手没有？”康中丞也故意装糊涂道：“你问的是那一个？什么上手不上手？”大姨太太冷笑一声，又咬着牙齿把一个指头用力在康中丞头上点了一点道：“你还要和我装糊涂！难道今天我看得这样的明明白白，你还要假装干净么？”康中丞也笑道：“你要说出究竟是那一个来，也好叫我自己心中明白。你如今只是含着皮、包着骨头的不肯说出来，叫我那里想得到呢？”大姨太太听了，气得把颈项一扭，别转头去，口中说道：“你不肯和我讲，你就赌个气儿，从此以后不要和我讲一句话！那一个再要和我讲话的，便是个没志气的畜生！”

康中丞见他又生了气，便连忙说道：“你这个人，怎么这般的会生气。和你说一句顽话，你就当起真来。老实和你讲罢，我和他虽然彼此有些意思，只不过大家讲几句笑话罢了，实在没有别的事情。你不相信，咒都可以赌得的。”大姨太太听了，知道不是假话，便道：“还说是世代乡绅的千金小姐，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以后看他把脸放在什么地方去！我们堂子出身的人，只要嫁了人，倒是规规矩矩的，也没有他这般轻贱。”康中丞连忙朝他摇手道：“和你说了，你又这般混沌。请你少说几句，留我点儿面子罢！”大姨太太听了，停了一回道：“原来你也知道要面子的么？如今第二个新媳妇差不多又要进门了，你再去扒灰去罢！”急得康中丞摆手顿足的道：“叫你少说两句，你越发说出好听的来了！”正是：

河水新台之咏，老子风流；
墙茨中人之羞，佳人难得。

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二十五回 闹花厅白昼敦伦 闯深闺黄昏惊梦

且说大姨太太自从和康中丞闹了一回之后，康中丞陪了无数的小心，认了许多的不是，方才夫妇如初。康中丞也忙忙碌碌的打点要和第三个儿子娶媳妇。

原来康中丞只生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到八九岁上就一病死了，如今只存两个儿子。第二个儿子娶了媳妇，已经过了几年，现在第三个儿子也长成了，便和他择日迎亲。里头的情况，都是大姨太太一个人料理。但是大姨太太本来是个堂子出身的倖人，嫁娶的规矩那里懂得，只得请了两位姑太太来帮忙。外头的情况，自有那一班走狗和他料理。

闹了几天，到了吉期。康公馆里头摆设得绿舞红飞，花团锦簇，真个是笙歌匝地，灯火连云，堂开玳瑁之筵，褥隐芙蓉之绣。那些官场商界的客人，纷纷扰扰的往来不绝。一回吉期已到，一乘花轿，几对仪仗，把新媳妇娶了过来。一切坐床撒帐、交拜庙见的这些礼节，料想看官们也都懂得，用不着在下做书的来铺排。

只说康中丞见了这位新娶的媳妇，丰神活泼，体态妖娆，比那位二少奶奶还要胜过几分；更兼性情宽厚，待人和气。真个是俊眼乍回，春云偷展，朱唇未启，巧笑先闻。康中丞看了，便也十分得意。康中丞这位公郎，娶着了这般一个尤物，自然的夫妻恩爱，鱼水缠绵，恨不得把两个身体捏作一团，并成一块。

康公馆的房子本来很宽，有三间小小的花厅，四周都种着些梧桐竹子，窗明几净，花木参差，是康中丞向来会客的地方。花厅后

面隔着小小的三间翻轩，这个地方康中丞就叫他内签押房。本来这个签押房的名目，是签押公事的地方，不是现任官员、就是现有差使的人，方才用得着。如今康中丞既不做官，又不当差，简直的叫他内书房就是了，为什么还要叫做什么签押房？原来这个康中丞生有官癖，此番自己奏请开缺，原是不得已的举动，心上总存着个希冀起用的意思，所以把内书房叫作内签押房。平日之间除了见客和休息的时候，看书写字都在这个内签押房里头。自从娶了这位三少奶奶回来之后，康中丞一向忙忙碌碌的，有好几天不到内签押房去。

这个当儿忽然接到了京城里头吕大军机的一封来信，康中丞拆开看了一看，连忙到内签押房去写回信。为着这封信上的话儿是要和他代谋起复，恐怕家人们闯进来看见了，传出去不便，便把内签押房的门关得紧紧的，吩咐一班家人不许进来。自己一个人坐在内签押房里头，悄没声儿的在那里想着怎样的写回信。

想了一回，只听得外面“咕咕咯咯”的弓鞋细碎的声音直走到花厅上来。康中丞不知道是什么人，便由他在外面，自己却一言不发。等了一回，又听得轻轻的一声咳嗽。康中丞听得真切，知道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新娶来的三少奶奶，不觉心中一动，便躲在里面一言不发。只听得那位三少奶奶口中自言自语说道：“还是这几间房子造得比别处好些。”康中丞正在那里侧着耳朵听他说话，忽听得外面又来了一个男子的声音，朗然说道：“今天怎么你跑到这里来了！”康中丞听着这个说话的声气就是他那位令郎，心上便一个没趣，只得索性不响。听得三少奶奶笑道：“今天你出去了，我一个人觉得有些烦闷，闲着没有事情，所以出来各处走走。”那位三少爷也笑道：“这里是老头子会客的地方，今天老头子出去了，所以这样静悄悄的。”

康中丞在里面听着，心上暗想道：“他见我关着门，只说我出门去了，我倒要躲在这里，看看他们两个人做些什么。”想着便轻轻的蹑着脚步走到门口，在门缝里头看时，只见他那位令郎和那位三

少奶奶本来两个人并肩坐在一处的，忽然间三少爷附着三少奶奶的耳朵不知说了一句什么，三少奶奶“格支”一笑，举起手来打了三少爷一下。三少爷道：“这里又没有人，怕什么？这个地方只要老头子出去了，是没有一个人来的。”三少奶奶道：“我不要，你便怎么样呢？”三少爷笑道：“你不要也由不得你！”说着便走过去把门帘放下，关上了门，走过来不由分说，轻轻的一把把三少奶奶抱了起来。两个人霎时间并蒂花开，鸳鸯梦稳；尤云殢雨，倒凤颠鸾。只把一个里面的康中丞气得软作一团。看着这两个宝贝这样的风流放诞，青天白日的竟在花厅上串起戏来，你叫他怎的不气？

当下康中丞赌气掩过一边，不去看他，只听得两个人“支支格格”的笑作一团。停了一回，康中丞忍不住又去看他。只见三少爷又把三少奶奶抱起来，坐在肩上，就和那堂子里头的相帮掬着俏人的一般，掬着满厅乱走。康中丞在里面看着，又好气又好笑。不料那位三少爷走了一回，走得高兴起来，竟自走到内签押房门口，“呀”的推开了门，就要进来。这一下子，把康中丞大大的吃了一惊，一时无可如何。人急智生，便想出一个法子来，只当他是家人送茶进来的样儿，口中喝道：“我不要吃茶，端进来做什么，给我端出去！”那位三少爷不听这几句话儿便罢，听了这几句话儿，这一惊倒也非同小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回转身来没命的往外乱跑。三少奶奶也吃了一惊，又羞又怕，由不得身体一歪，在三少爷肩上直跌下来，跌得他“阿呀”一声，遍身酸痛，连弓鞋都跌掉了一只。三少爷见了，心上更加着急，也顾不得他跌痛了那里，连忙一把拉了起来，两个人飞一般的拉开了门，往着上房逃去。

这个时候，刚刚大姨太太打发两个大姐出来寻康中丞，不知有什么话说，奇巧不巧的，和三少爷、三少奶奶碰了一个正着。只见这位三少奶奶衣裳不整鬓发蓬松，同着三少爷拼命的往里面跑。这两个大姐见了，心上十分诧异；走到花厅上，又见地上落下一只弓鞋，知道是三少奶奶的，顿时大家传说起来，一个公馆里头的人没

有一个不知道这件事情。

康中丞躲在里面，眼睁睁的看着这两位宝贝走了出去，方才叹一口气，走了出来。劈面又撞着了这两个大姐，知道他们已经看见，又没有本事按住他们的嘴，叫他们不要声张，只得装痴做聋的，凭着他们去大家传说。自己对着大姨太太，也免不得把这件事儿和他细细的说上一番。大姨太太倒笑了一会，又埋怨他不应该惊动他们。你只悄悄的躲在里面不要作声，等他们走了再出来，就闹不出这般笑话来了。康中丞顿着脚道：“你倒说得好风凉的话儿！我起先原是躲在里面不敢作声的，到了后来，这两个宝贝不分好歹，竟要闯到里面来，我若再不开口，他们就要走进来了，你想可有什么法子呢！”大姨太太听了也没有话说。

那三少爷和三少奶奶两个宝贝，自从闹了这个笑话以后，觉得没脸见人，两个人只得装着生病，连房门都不出，一直躲在房间里头。躲了一个多月，方才老着脸皮出来见人。三少奶奶见了康中丞，还是满面通红的，连头都抬不起来。这件事儿传说开去，上海地方的人就把他当作笑话一般，茶坊酒肆讲的都是康中丞家的事情。康中丞虽然知道，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借着事儿把他那位令郎骂了几场，打了一顿，方才罢了。

康中丞自从娶了这位大姨太太之后，大姨太太拿出堂子里头骗人的本领来，把康中丞骗得伏伏贴贴，又爱又怕，一个月里头差不多有二十天住在大姨太太房里，那四个姨太太不过是挂个名儿罢了。倒是这位大姨太太有些不过意，劝着康中丞也到别个姨太太房里去应酬应酬。康中丞越发相信大姨太太是个天字第一号的正经人。

有一天大姨太太坐了马车出去，不知买什么东西。康中丞便踱到三姨太太房里头去，讲了一回闲话。大姨太太回来了，康中丞便坐在大姨太太房间里头，两个人说说笑笑的，康中丞十分高兴。正要收拾安睡，忽然想起日间有件马褂脱在三姨太太房里头，马褂袋里头有一封紧要电报，一时忘了收拾，便和大姨太太说了，要自己